

比3层楼还高，比一间房还宽的宣纸，其诞生的过程注定是极其震撼的。

夏天，在安徽泾县丁桥的一家宣纸厂中，我就亲眼目睹了宣纸“巨无霸”的诞生。

师傅们说，纯手工制作宣纸，其制作流程可细化到上百个步骤，写下来将是一本厚书，但大的步骤只分为六步：采料、煮料、晒料、打浆、抄纸、焙干。

宣纸的主要原料是青檀树皮，将青檀高温蒸煮，然后放在山溪水中浸泡，冷热交替，进行手工去皮；另外，当地盛产的淡金黄的沙田稻草也是宣纸原料，后者也要经过晾晒、蒸熟、漂白等十八道工序，耗时一年左右，才能达到打浆制纸的要求。

前三步在进入捞纸车间的时候已经做好了。处理好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，以一定比例混合制浆，将成为巨型宣纸的纸浆。师傅解释说：檀皮属于长纤维，好比宣纸的骨骼，它奠定了宣纸上佳的润墨性。沙田稻草属于短纤维，好比宣纸的肌肤，保证了宣纸千年不变的稳定性。二者相互交织，相得益彰才能确保宣纸有“薄如蝉翼洁如雪，抖似细绸不闻声”的身姿，又有“均匀润墨分浓淡，纸寿千年熠熠馨”的功效。师傅捞起薄薄一层纸浆，另一手的食指与大拇指在掌心略做搓捻，靠手感就能检验出纸浆配比是否合格，也是功夫。

接着，盛大恢弘的捞纸场面开始了，所有的工人都穿上无袖背心，腰系一张防水塑料布，28个人共捞一张纸。掌帘师傅喊着号子指挥，大家

初见都元白先生，颇有世外高人的感觉。他身形瘦削，留一长须，目光有神。印象十分儒雅，是一位文人，穆然恬静，又有着印家通达的气韵。

交谈间，言辞是清简的，不作高谈炫世之语；看得出，他是一个耐得寂寞的人，也许和他温文内敛的性格有关。

他带来两本专著——《云山集》《粹玉集》，均是他多年篆刻的积累，从容不迫地展示了他的创作才情。用精细的楷书为我题款，书法清正骨健，体雅韵清，如同他的人一样，从中亦可见他细致专注的一面。

翻阅《云山集》，起首一篇是都先生的性情之作《茶烟起处看云山》——从中可以见出他静谧旷达的心境。以静抵御尘世喧嚣，是一种情怀，也是中和之美的体现。

从粹玉到云山，雅洁之气，绵绵若存。满纸清气，印如其人。

为追求艺术的纯粹，他甘心成为喧嚣的都市隐者。

便宴时，听他讲印章、书法、师友、故交，信手拈来，娓娓道来，让人似乎在与前贤一一会面。看着他那近似天真又宛若孩童的笑脸，风神闲散，体现出他的隐逸处境与心态。

都市云山，隐者自怡。由此认识了都元白先生品茗、弈棋、游仙、治印

巨型宣纸的诞生

明前茶



吉吉牧场 李昊天 摄

齐齐伸展双臂，可以看到，师傅们裸露的肱二头肌鼓凸的形状都完全一致。14位师傅在南，14位师傅在北，两两相对，一面动作一面齐声唱诵，“一帘水要靠身，二帘水要破心，倒水要有浪。”所有人的动作整齐划一：送、沉、起、推、漾，几乎是转瞬之间，纸帘已来回破水，起落两次，整个过程不过十几秒，但这张巨型宣纸的厚与薄、纹理方向和植物纤维的均匀度，就全在这一“捞”上了……紧接着，众人又步调一致地将纸帘提起，向右90度转弯，丁字步向前，左手向

下扶抓额竹，使纸帘成为平平展展一块板，等纸帘平整地放上垫纸板上后，再右手紧抓额竹，向前上方吸起纸帘，一张硕大无朋的湿纸页就落在了垫纸板上。不仅工人们松了一口气，连我们这些观看者，一颗心也才放回肚子里。

捞出来的湿纸页积到像一板豆腐一样厚，还要非常轻柔地分好几次压榨出其中的水分，然后才能进入晒纸车间。

盛夏，晒纸车间热浪扑面，三分种内，人都被烘烤得满脸绯红，豆大

的汗珠布满鼻梁。晒纸车间的中间是火墙，像黑板一样的墙面被打磨得细腻光洁，墙的夹层里烧着无烟煤。捞出的湿纸由晒纸师傅一张张小心地揭下来，用天然松针刷把纸刷上“火墙”，轻柔烘干。纸太大了，师傅们不得不五人一组，站在带滚轮的人字梯上工作。为了被烘干的纸受力均匀，他们上纸、刷纸、揭纸的动作都要万分小心。以刷纸为例，要从上往下刷“八”字，手腕上的力道每一刷子都略有不同，因为，如果力度完全一样，烘晒后的纸上就会留下明显的刷痕；而揭纸的手法、角度都有讲究，要从一个角到另一个角，小心揭下，否则一定会拉断。当一张薄如蝉翼的巨型宣纸终于有惊无险地从晒纸火墙上揭下来时，它的质地要和顺而没有生脆感，这可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。在泾县，以“有两把刷子”来形容一个人颇有能耐，这样的赞许便源于晒纸。

晒好的宣纸要经过多次检查，合格的再进行裁剪。巨型的宣纸需要一位技术过硬的检纸工，他像鸟站在树枝上一样，坐在一张高凳上，表情肃穆地凝望这一大片洁白，以惊人的眼力发现纸面上比蜜蜂脚还要细小的空洞和破损。检验合格的纸，才会送去裁剪车间，由女工们以特制的大剪刀修去毛边。

巨大的宣纸，带着肉眼几不可辨的植物纤维，从这里启程。它将会被书画家们绘制巨幅山水或人物，千年之后，每一下毛笔的顿挫与勾勒，都在这素净的洁白上毫不褪色，栩栩如生。

隐于都市的篆刻家

鱼 丽

的人生；也对他的篆刻、印论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。

都元白的圆朱印清健虚灵，竞秀海内。在金石生涯中，与都元白先生往来者，皆艺界风云人物。中国台湾篆刻名家王北岳先生曾致函赞赏；著名书画鉴定家黄君实先生所钐多为其印；文物史专家张寿平教授引为同道。他与沪上篆刻名家高式熊、刘一闻、陆康等也技艺相赏，有着翰墨佳话。

最令人称佩的，是他作为陈巨来先生入门弟子的一段印缘。

沪上篆刻大家陈巨来先生，名安持，享有“篆刻界三百年来第一人”美誉之称。所交皆名人雅士，施蛰存曾评价安持为“贞介绝俗之士”。

当年，都元白跟陈巨来先生学印颇有些戏剧性。他那时有一段时间志于刻印，所学颇浓，正痴迷于古人的篆刻与形式，闲暇时分，古今中外印谱都一一延揽来读遍。有一日，父亲都焕其见元白沉酣于篆刻，痴迷勤奋，于是，兴致盎然地向元白推荐一位老师。还让他先猜猜是哪一位老师。上海是篆刻之城，都元白虽年轻，但对享誉沪上的印家了如指掌，在他心目中，安持老人陈巨来底蕴深厚，治印风神，若能得他亲传，那可是修来的福分。于是，他脱口而出，问道：“莫非是陈巨来先生？”见父亲颌首

微笑，他的心里如获至宝般喜悦。

说起来，都焕其的人生经历颇具传奇色彩。都焕其年轻时两人黄浦军校受训，后加盟中国远征军，入缅甸作战，运送抗日物资。抗战胜利后在荣氏纺织厂工作，婚后至沪，为大隆机器厂事生产计划职，业余爱好太极、推拿和书法。都焕其因跟杨式太极传人付崇文学过太极，而后结合自己对中医的喜好，于推拿颇为擅长。在海上亦有名望，喜交艺林中人。他因给晚清著名词人况蕙风之女况绵初推拿之故，就此认识了况绵初的夫君陈巨来先生。

从此，都元白师从陈巨来，随侍左右，亲沐教泽；走上书学、印学、篆刻史的研究之路。

在众多弟子中，陈巨来对他的喜爱是发自内心的。他对别的学生多严苛，可对都元白却并无过多苛责之意，反多褒扬与鼓励。在老师慈爱的关切下，都元白学印兢兢业业，无丝毫懈怠。

秉承师学，都元白善治圆朱印。结体匀整、线条简洁的圆朱印，经文彭、汪关、赵叔孺至陈巨来而发展到极致。

在陈巨来看来：“圆朱文篆法纯宗《说文》，笔划不尚增减，宜细宜工。细则易弱，致柔软无力，气魄毫无；工则易板，犹如劊割中之宋体书，生硬无韵。必也使布置匀

整，雅致秀润。人所有不必有，人所无不必无，则一印既成，自然神情轩朗。……”

对安持师精辟的印学理论，都元白亦步亦趋，融会贯通，于是，他深得老师的篆刻精髓，秀润雅致，清朗圆融。

性情上，陈巨来的清劲秀润，和都元白的天性也深为契合。

都元白随陈巨来学印于其逝世前一年，但仅这一年的相处，他对先师的了解和感觉，是一种人品和艺品的高度统一。

在他眼中，先师为人清雅，又自能诗善文，《安持师舍印话》一篇，文简意赅，辟论精当，是为印学园地中的一朵奇葩。陈巨来去世后，他撰写有《百年巨来》专题长文，以此来追念恩师。

以此可知，他评述陈巨来的文字更具有深刻的意义：“陈巨来终于成为一个‘象限’，篆刻艺术走到陈巨来，极为完美亮丽地画出了一个句号，以一座丰碑的确立宣告了旧传统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新的、更为灿烂时代的到来。”追慕先师情怀，跃然文中。

对先师遗珍，他也念兹于心。张大千弟子，海上著名书画收藏、鉴赏家陆平恕先生，珍藏有他老师安持先生石刻印例二方，且形制之精美、刻工之醇雅，恐难有相匹者。他曾数度展抚于掌上。让他颇感惊喜的是，承陆公美意，竟允拓数份。闲暇时分，他可以时时持先师遗珍，情所系之，何其幸也。

圆朱印虽曲高而和寡，他却始终独守而自持。参差错落，随意变化，深具自家面目。

